

# 戈壁旅伴

李季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 戈壁旅伴

著者 李 季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34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张：5 1/2 字数：102,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统一书号：10078·0935

定价：(八)0.48元

## 前 記

### 一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四篇作品，是从1946年到現在，我用散文形式所写的全部习作。

当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原是打算学写特写、小說的。后来，因为一些近乎偶然的原因，使我不无勉强地写起詩来。一些相近的战友們，也都劝我不要“不务正业”，并且告誡我“缺乏那些方面的才能”。这样，我也就把学写散文（小說、特写等）的念头，逐渐冷了下来。但是，有些时候，却不死心，偶尔还想嘗試嘗試，还想运用这些形式写作，进行一些学习，于是就大着胆子，写了起来。由于只是“偶尔”，也由于自己也觉得缺乏这些方面的才能，所以写得极少。数量少，质量也不高。敢于把这些只能算是习作的东西，集印成書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在今后除了写詩之外，还不放弃这方面的学习，并且在可能情况下，再多写一些。

### 二

这里想对这几篇作品，分別作一些交代。

論時間，第一篇写于1946年7月間，而最末一篇，則是

今年三月間完稿的，前後拉了十三年之久。從作品的形式上看，四篇作品，各不相同：第一篇，是在寫作《王貴與李香香》之前的幾個月寫作的，是想用舊的章回小說的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的一個嘗試。最初原想以這種形式，多寫幾篇（1946年秋天，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時，曾加了“‘新編今古奇觀’之一”的副題，就是這個原因），後來因戰爭和其他原因，沒有再寫下去。第二篇，嚴格說，是一篇說唱詩。第三篇，比較象小說些，但實在說，這也是不倫不類的。最後一篇《水姑娘》，是按電影劇本形式寫的小說。在執筆寫作的時候，我就有意識地把它寫成一個只供閱讀而不能排演的“電影劇本”。當它在《紅旗號》文藝月刊發表的時候，我給它加上了“電影小說”的名字，我覺得，對於這種不倫不類的文體，給以這樣的名字，是更合適一些的。

你看，十幾年間，總共只寫了這麼四篇散文作品，形式和風格上就這麼蕪雜不堪。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實實在在缺乏這方面的才能，不善于運用小說這種形式，進行寫作，另一方面，我也不想隱瞞，雖然才能不足，但還有些野心，我還想在小說的語言形式方面，作一些不自量力的探索和試驗。

以上是我在寫作這幾篇作品時，在文體、語言、形式諸方面的想法。至於內容，我就不好多說了，這要留待讀者去評判它。要說的，只是：一、這四篇作品所寫的四個地方（三邊、銀川、玉門——柴達木和甘肅），都是我曾經比較長期生活過的地方，我一直愛着這些地方；二、由於在語言、形式方面進行嘗試、探索的比較多，對人物的刻劃就相對不足了，

至少在第一、二、四篇是这样的。

### 三

这四篇作品的前两篇，除曾分别在1946年8月的延安《解放日报》，和1956年12月的《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过之外，《老阴阳怒打“虫郎爷”》还曾于1951年由武汉通俗出版社以通俗小说形式，出版过单行本，《银川曲》也于1957年8月，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印过单行本。不过这些都早已停印了。

《戈壁旅伴》和《水姑娘》两篇，则都只在《延河》（1958年春天）和《红旗号》（1959年4、5、6月号）两个文艺杂志发表，这还是第一次编入单行本中。

最后，我还应当为《银川曲》一篇，作点交代。这篇作品，原是根据姚以壮、朱红兵两同志和我三人共同写作的一个没有成功的电影文学剧本，由我重又加工改写的。现在，当这篇作品收入这个集子时，理应记下他们的辛劳，并向他们和其他当我写作这四篇作品时，教导、鼓励、帮助过我的战友们，致以同志的敬礼！

作者，一九五九年六一儿童节深夜于兰州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从1946年到目前所写的全部散文作品的結集。从这个集子里的四个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探索和尝试着散文的創作。如《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是运用章回小說的形式写成的一篇反映三边农村灭蝗的故事；《銀川曲》是一篇以說唱詩的形式歌唱銀川农村中的合作化和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戈壁旅伴》则是以純粹的散文形式描写一个自小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穷孩子，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为一个英勇的紅軍战士、区委書記以及最后成为柴达木的一个石油地質探勘大队的領導者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最后的一篇《水姑娘》是采用电影小說的形式，对甘肃的农民在大跃进中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地凿山引水，开渠造河的英雄人物和輝煌業績的生动写照。

## 目 次

前記	III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	1
銀川曲	12
戈壁旅伴	50
水姑娘	75

##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

一九四六年七月間，陕北三边出了一宗奇事！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奇怪，不到几天工夫，方圆四五十里的男女老幼，都传开了。有的人听了，点头称奇；有的人听了，却摇头不信，說：“边区新社会，奇事再多，庄稼汉当英雄，中状元，上延安，吃八碗，跟毛主席拉手（握手）；二流子转变……这些我都相信，就是这件事，我不相信。”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这事情却是：人在馬在鞭子在——能查能訪的。

单說三边有个村子，名叫水漫凹。村子不大，窑洞都打在岭崩崩上。有十来户人家。从崩崩上，往四下看去，岭上，滩里尽是一片好地。比起那水漫地，也真是只上不下。不用上粪，年年也会长出好庄稼。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人們才給它起了个水漫凹的村名。一年四季，变工生产，人人勤儉，年种年收，家家光景，过得倒也安然。

却說一九四六年夏天天旱，雨水少，遍地禾苗遭灾，害虫四起。在这村里，别的害虫，还不算厉害，惟有那蝗虫，却怕人得很。才从土里爬出来，跟跳蚤一般大，就会吃庄稼苗；长的越大，吃的越凶。等到翅膀长硬，一跳四五尺远，人



若是动手去打，只听它“吱”的一声，一翅飞四五十步远，再打再飞，真能把人气个半死不活！这宗害虫，往年也有，却没有今年这么多。你要是在庄稼地里走上一趟，看吧：大的，小的，会飞的，会跳的，穿绿袄的，戴花帽的，花花绿绿，四下乱飞。就象那莽汉在浅水河里跑快马，马蹄溅起来的水珠一般。荒草地里，那就更多。一脚下去，保险能踏死它十个八个。水漫回的庄稼，不到一个月，就给它吃了一多半。郝二种了八垧谷子，被吃得一苗不留，二次种上糜子，才长出两个嫩油油的尖耳朵，又被吃了个光。第三次，种上蕎麦。你猜怎样？只落个拾粪筐里筛白面：一光二净。把个郝二，气得又恼又急，吹胡子、瞪眼、又跺脚！

买卖人靠算盘，庄稼汉靠良田。庄户人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就为着地里的几棵庄稼。而今，却被这一没有打招呼，二没有下请帖，自己冒里冒失撞来的，大大小小的“包文正”<sup>①</sup>们，眼看着吃个净打光。你没看见：遍地绿格纂纂的庄稼，蝗虫一吃，就只剩下一张光塌塌的死地皮，跟死人脸一模一样。这怎么不叫人心痛，不叫人生气？这比谁拿刀子，在心口扎上一刀，还使人恼火哩！

政府里，听到蝗虫如此厉害，急忙召集各位干部，连夜讨论。第二天，水漫回来了两个公家人：一个猴个个，众人认得，这是王区长；再一个年轻后生，走起路来挺有劲，一看

---

<sup>①</sup> 农民们因蝗虫前额光亮而凸出，很象旧戏中的包文正，又因它见谁

的庄稼都吃，“铁面无私”，所以给它起了这个绰号。

就知道，过去是抗过枪的，青年小伙子們，老远一了見，就喊着說：“这是自卫軍的董营长。”王区长，董营长一到村里，众人就把他倆圍住了。你一言，他一語，尽是說的蝗虫。王区长，听了大家的話，眉头一展，笑着說：“咱們就是因为这事来的。現在大家都要下地劳动：我們也得到地里看看。等过罢晌午，大家歇晌时候，咱們来开个会，商談商議。”

当下，他們就和村主任，变工队长相跟着，从这块地，走到那块地，从这架山走到那条沟。那蝗虫就象向他們摆威风，耍本領一样，到处吱吱响，乱飞乱跳。滿山遍野，好不熱鬧。

村东头，魏老三的場边上，长着一棵大槐树。吃过晌午飯，不等村主任喊叫，在树底下，人們都集合齐全了。先是王区长講話，他說：“咱們庄戶人，这些时，都在发蝗虫的愁。今天，咱們开会，就是要想个办法，解除这个忧愁。蝗虫是宗大害虫，它想把庄稼吃完，要咱們的命。再不早生办法，不等十天半月，就把咱們的庄稼吃光了。前晌，你們都要求政府生办法。不用要求，政府是要生办法的。不过，这是个大事，就是你們說的：人老儿輩，都沒有碰見過这号子事，咱們都是大閩女坐花轎，头一遭。俗語說：三个臭皮匠，頂个諸葛亮，我看还是大家来討論討論，看能生个什么好办法。”区长才將說完，屁股还没有坐到地下，变工队长刘立功，就气凶凶地站起来。看他那个架勢，就跟遇上了仇人，想要动手打架一样。他說：“我看就是个打，大人打，娃娃打，婆姨女子也打；不打，那就只好等着往死餓！”年輕人听了，都嚷

着說：“对！蝗虫是咱們的大仇人，它要咱們的肝花，咱要它的心！打！咱們明天就动手。”上年紀的人們，却都是拿手扶着头，不言傳，不喘气。等年輕人們吵嚷够了，他們才慢騰騰地說：“打，怕不行吧？——人家說，那是神虫，越打越多哩；想要退蝗虫，还是要靠神仙才行。”有的人說：“蝗虫嘛，大小也是条性命，誰还肯去坏那个良心？”再有人說：“打，那才是瞎說哩，滿山遍野都是，一个人一天打上一百，一千，一万，这些人，該能打多少？照我看咱們不要瞎吵了，还是請王区长給咱們出个主意吧。”

王区长听罢大家的話，就从挂包里，取出一張报来。对众人說：“剛才大家說的，都是办法。要問哪个办法好，依我看，还是动手打，才是个好办法。有人說，消灭蝗虫，要靠神仙才行。这是个迷信办法，我看不成功；誰愿試当一下，也可以，看看到底行不行。有人說，蝗虫是条性命，打了坏良心。这个理性，怕說不通，它这个小性命，要咱們的大性命，不打还能放脫它？再有人說，蝗虫多，人少，打不完。这个不要怕，人少办法多，鉄杵还能磨成綉花針，只要肯打，沒有打不完的道理。我拿這張报，上面就是講說打蝗虫的办法，不信你們听我念念。……”王区长一条一条念罢，又說：“打，是个好办法，政府主張打；別的办法，誰愿意試当一下，也行。咱們都是为着保护庄稼，用哪个办法都行。可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早点下手，不能等蝗虫把庄稼吃完了。”

王区长一席話，講說过后，年輕人个个拍手，人人叫好，一个个摩掌擦拳，恨不得当下扎翅膀，飞到地里，打上一陣，

試當試當；上年紀的人們，却也眉開眼笑，不住點頭，說：“王區長人家到底眼界寬，實心為咱莊稼漢。你看人家說得多好：啥辦法也行，只要能退蝗蟲，保着莊稼。”

會議開罷，太陽落山。年輕人都聚集在變工隊長劉立功的窑洞里，熱熱鬧鬧地商議着，明天怎麼下手打。王區長，董營長也在这里，給眾人出主意。

上年紀的人，都擠在村西頭，趙陰陽的家里。

說起趙陰陽，這却是個不敢小看的人。論年紀，一村人，數他頂大，滿嘴白胡須，就象鉛粉塗過的白馬尾，論學問，滿清年間，中過秀才，家中至今還放有半窑洞古書；論家道，有兒有女，子孫滿堂，地里收的，園里放的，兩年雖不夠吃，一年却吃不完。惟只有一件毛病，照咱們新社會的話來說，就是腦筋有些頑固，肚子里淨是些神神鬼鬼，過陰謝土，陰陽們干的那号子事，老漢門門都通。因他家道好，也上了年歲，出門安磚吊瓦，驅神驅鬼的事，他是不干的。但是，燒香念經，一天還是不斷。因此，人們都叫他老陰陽，老一輩的人們有啥事都去問他。

眾人來到他的家里，炕上地下，擠得個山里的核桃：滿仁（人）。魏老三，把後晌開會的事，前前後後，一句不漏地說了一遍，只把個老陰陽，氣得火冒三尺高，一張臉，繃得跟羊皮鼓一樣緊。他說：“如今這伙年輕人，說話一滿沒有把穩。得罪了上天神靈，誰能吃罪得起！這蝗蟲乃是上天蟲郎爺所管。它吃莊稼，這是天意；上天要收拾咱們這一輩人，就凭那幾個二杆子，還能挽轉天意？”

魏老三問道：“你老人家，能不能想個辦法，求求上天諸神，救救百姓的命？”

老陰陽低下頭來，停了一陣，說：“辦法嘛，還怕沒有？只要修上一道表章，求求蟲郎爺，再給蝗蟲爺寫上一篇祭文，不消三天，保險能退得一干二淨。”

眾人一聽，個個稱好。當下就請老陰陽，連夜寫好表章、祭文。又請王木匠，高點明燈，打通夜做了東、西、南、北、中五尊蟲郎爺的神位。

這才是：牆頭草遇上大風吹，你倒東來我倒西，有的靠神來救命；有的救命靠自己。

第二天，天才麻麻亮，年輕小伙子們，就跟村主任劉立功一路，在東山頭上，打了起來。吃罷早飯，老陰陽也端着牌位，眾人抱着香表、鐘鼓，在西山頭上，老陰陽的麥地裡，祭了起來。這才跟俗話說的一樣：兩台大戲對着唱，看是你強是我強？

看吧——

西山上，擺着供香桌，桌上放着一隻活宰羊。老陰陽跪在前面，眾人跟在後邊。點上香，燒着表，燒了給蟲郎爺上的表章，接着又燒了祭文。香冒煙，表飛灰，滿天亂飛。東山上，一群青年人，如狼似虎，挖窖的挖窖，趕打的趕打，鬧得熱火朝天。人人手裡，拿着母猪刺、馬茹刺、榆樹枝、楊柳條、刺棒棒，不歇氣地，往窖裡趕。一窖就埋死了三升多，論個個，不夠五萬，也差不多。

听吧——

西山上，鐘聲、鼓聲響個不停。老閻陽領頭，唱着表章：“……愚民萬死，得罪上天。天降蝗蟲，民遭劫難。野草吃盡，禾苗將完；民為邦本，以食為天。五穀不收，民運難堪，祈神開恩，救苦救難！”念罷表章，燒完祭文。蝗蟲還是一動不動，一股勁的吃着麥苗。東山上，眾青年一邊打，一邊用綉荷包調的調子，唱着昨天夜晚，董營長教給他們的打蝗蟲的曲兒。年輕人，嗓子亮了，越唱越有勁：

“蝗蟲是害虫，遍地都發生，  
綠格蔘蔘的庄稼，快呀快吃淨！  
現在新社會，政府為人民，  
發動了大家，打呀打蝗蟲。  
不怕蝗蟲稠，就怕不動手，  
人人齊心干，一定能消滅完。  
……”

一遍唱完，好幾萬蝗蟲，又被埋進土窖里去了。

村里的娃娃們，三個一群，兩個一伙，一會東山，一會西山，來來回回，趕着湊熱鬧。

一天完了。東山上，十二個人，連打死帶埋在窖里的蝗蟲，總有六十多斤。劉立功說：“今天頭一天，沒經驗。老鼠拉木樵：大頭還在後邊哩！你看吧，往後一天比一天打的多。”小伙子們，回到村里，到處耀武揚威地夸功。

西山上的人們，沒到天黑，偷跑回來了一多半。個個灰

溜溜的，埋怨着說：“跪了一老天，毬事不頂，还不如跟村主任一路打哩！”

两天过去，东山上的人，越打越多。山上打淨了，下到滩里打。西山上的人，眼看着求神仙，是驢头不对馬嘴的事。越念祭文，蝗虫越厉害。这才后悔地說：“算了吧，不敢再胡日鬼了。还是听政府的話。再日鬼上几天，蝗虫把庄稼也吃完了。”人越念越少，只剩下老阴阳、魏老三、王木匠三个人，和老阴阳的两个儿子。到最后，王木匠也来找王区长、董营长、村主任和刘立功，他也要参加打。王区长問他：“你們祭了两天，怎么样？”他說：“那是日踏人的，还算个办法？一天跪到晚，腿跪的又酸又麻，腰都直不起来，变个牲口，耕一天地，也比那好受。”董营长又問道：“虫郎爷显灵沒有？”王木匠說：“好我的营长啦，哄別的人，咱还不清底——从哪里会来个虫郎爷？神牌位，是我拿木头一刀一斧砍出来的，那要是个神，我就成啦虫郎爷的娘老子啦！”一陣話，把众人說得哈哈大笑。

开头几天，王区长、董营长天天黑夜，打蝗虫回来，总要拐到老阴阳家里坐一陣，問他說：“老人家，祭的怎么样？”他們明知道，他的那块冬麦，快要給蝗虫吃完了。可是，老阴阳却硬着头皮說：“好区长啦，地有天管，物各有主。一物管一物，强人自有强人降。虫郎爷就是管的这些虫虫，給他老人家上了一道表章，还有不頂事的道理？你們公家人，不信这一行；这里边，也有許多道理哩！我那块地里，这几天，可少的多啦。”

这几天，这个走了，那个走了，弄得“牛羊上山，圈里空空”的。連魏老三也說起了二話：“老阴阳过去还灵驗，請神到，要鬼鬼来。这回不知道怎么日鬼的，擰面杖吹火，一窍也不通了。”

黑夜，老阴阳敗兴地坐在炕上，跟儿子們拉話。大儿子埋怨着說：“头两天，我說咱也动手打，你說神仙靠得住哩。現在庄稼快叫蝗虫吃完了，再不打，秋天連根草也收不回来。”二儿子說：“人家郝二，連着打了三天，地里連个蝗虫影子也沒有了。只等大小再下一場雨，不消三五天，庄稼就起来了。”两个儿子，你一言，他一語，把个老阴阳說得沒有一點主意，只好不作声响。

正在这时，王区长、董营长又来看望他。王区长說：“今天怎样，地里蝗虫少哩多哩？”沒等老阴阳开口，儿子們，就接着回答說：“少个毬哩！西山头上，那块冬麦，前几天，才吃个边边，祭了这几天，吃得毬淨毛光啦！”

董营长說：“老人家头前几天，不是說少的多啦？”

老阴阳叹了口气，說：“唉，好我的董营长啦，那不过是給自己說个寬心話；已經弄到这个地步，不給自己寬寬心，还能再說个啥哩？”

儿子們，又嚕嚕苏苏地埋怨了老半天，王区长这才笑着說：“老人家，人的事，还是要靠人来管。蝗虫吃了咱的命根子，咱們不打，靠神仙，那是不頂事的。你看：你祭了这几天，連你也說不頂事；再看看，人家刘立功那一伙伙，才打了三天五天，东山头上，郝二的凹凹里，大几十垧地里的蝗虫，



都打下去了。神靠得住，还是人靠得住？两下比一比，那个顶事，你老人家，自己思想思想。”

王区长的话，才将落口，大儿子就说：“那还思想个啥？咱们的庄稼，叫蝗虫吃完了；人家的庄稼，长得绿葱葱的。——毬咧，神！”

老阴阳本来就没有了主意，又听王区长这一段话，句句说在心窝窝里，这才接着说：“好区长，政府过去讲话，我一满听不到心里，这一回，你说的话，句句都打动了我的心。我先前的本意，是想着：这个大灾害，闹得人倾家荡产，神仙总不会看着不管吧！说神，这四五十年啦，我心里总是想着有神，前辈古人，都说有神，那还会有假？我这样想，也对人这样说。我就是这样，胡里糊涂地过了几十年。脑筋总是翻不转。这一回，我把办法用尽了，诚心诚意的，跪了这几天。心里总是想着：“不是不到，时辰不到。”到昨天，实在把我跪熬了，又看看，你们真能把蝗虫打下去。我才盘算着：神，没事了。……唉，俗话说：人老骨头硬，越老越没用；这回，要不是你们，我这石心石脑，不知道到哪年哪月，才能变过来哩！”

王区长又笑着说：“人的思想，本来就不容易往过变……”

老汉赶忙又说：“区长，还有营长，你们看吧：往后我可要返老还童，跟你们新社会这一伙能人们学啦！”

老汉笑容满面，越说越高兴。正说着，回过头来，对儿子们说：“去，把上房供香桌上，那儿算虫郎爷的牌位，都给